

四書白話註解



新式標點四書白話註解

大學

子程子曰。大學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  
人為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  
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章要旨

這章書是孔子教人的教案。曾子拿着這教案上的三綱領八條目。說得詳詳細細。也不過叫天下的人都明白。這道理便罷了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宋程伊川先生說。這

在字多作

解。曾子拿孔子教人的教案來。教導天下的人。說道。學有

當字講。小學大學的分別。大學教人的方法。第一應當用功。使

得自己明白。仁義禮智固有的德性。第二應當推己及人。使得天下

的人。革除舊時惡習。也有雖新振作的氣象。第三應當使得自己德沒

有不明。民德沒有不新。脚踏立定在極好底地位。不

被外界引誘運動。以上三樁事。就是大學的綱領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

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解。禮門義路。道

位。吾們人能發曉得這是當止的地位，那志自能穩定。志既穩定，心纔能鎮靜。心既鎮靜，那身子纔能隨遇而安。身既能安，到了辦事的時候，謀畫纔能精當。還怕明德新民的至善，不能得到嗎？**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，則近**

**道矣。**

**解** 合觀起來，那明德新民，多可混稱。為物，知止能得，亦可混稱。為事，然詳細分別起來，那明德為根本，新民為末，新是木，民是根，

止稿是發端，能得確是究竟。吾們果然能發曉得本末，始應當在先，放道理，那就相末終應當在後，放在後用功。先後一絲不亂，而於大學的差不多達了。**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**

**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**

**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**

**解**

古時候的聖王，志願

處從天下上着手，必定先去治理他的國，以為天下觀感的地步。志願治國的人，却不先去治理國政，必定先去齊家，以為治國的基礎。志願齊家的人，却不從整齊家政上進行，必定先自修身，以為一家的表率。志願修身的人，却不從正心入手，必定先從意上，用功，使得這意思上，所發出來的，沒有一點兒虛偽。志願誠意的人，亦不先從意上用功，必定先想一個法兒，使得知識充足起來。但是要想富足，知識究竟用什麼方法呢？吾可簡直答一句道：須拿天下的形色，就是大學的研究他，所以然底緣故，那就是了。以上所講物，八格事，就是大學的條目，亦是古人求學時候用功先行的方法。物

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

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后與解天下萬物的理，能

澈而後吾的知識富足，沒有窮盡了。知既富足，而後意思所發，自能

篤實不欺了。意既誠篤，而後心有主，也能端正不偏了。心既端正，

而後不受物誘，身子也能修了。身既能修，而後可治，還怕天下的表率，而

家也能齊了。家既能齊，那國還怕不治嗎？國既能治，還怕天下不能

嗎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解格物致知，誠意正心，

經的階級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身修以後發生的效果。故從最尊貴

的皇帝起，一直數下來，到最賤的平民止，都應該奉修身為根本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解下天

的人，都應當奉修身為根本，上一節已經講過了。但是拿身子來比

較家國天下，這身子當然是本，那家國天下，當然是末。假使不能格

致誠正以修身，這是他的根本已亂，還說家國天下可以平治，恐是

從古以來，沒有這個道理呢。拿家來比較國天下，這當然是厚，國天

下，當然對是薄。假使他身子不修，這是他對於家中應該厚待的人，不

厚，反說對於應該薄待的人，反可從厚。這是從古以來，斷斷沒有的

有志大學的人，豈可不修身嗎？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其傳十章。則曾子

之意。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

文。別為次序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雜引經傳。若無統記。然文理接續。血脉貫通。深淺始終。更

為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**康誥章要旨**三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在明德一句的意義。傳中

**康誥曰。克明德。**三康誥是周書篇名。從前解經文中在明德一句

語一篇裡頭。有一句話說。道。天下的人。都有這個明德。但為利欲

所累。那就不明了。惟我文王。緝熙敬止。能殺明這個明德。但為

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三大甲商書篇。康誥以前。還有商書太甲一篇

中。有一句說話。道。明德是上天給付我們的。同這個明命。不敢怠惰。但玩

忽的人很多。惟有我先王成湯。常常顧着這個明命。不敢怠惰。但玩

**典曰。克明峻德。**三帝典。堯典。虞書。是史解。太甲以前。還有堯典一篇

的明德。本極高大。但天下的人。多存私欲的心。這個明德。皆自明也。三皆

明德就狹小了。惟我堯帝。能殺明這個大的明德。皆自明也。三皆

指上三解。以上三書所講的。雖有不同。而他的要旨。都是講自明。已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湯之盤章要旨

這一章書是歷引古訓，釋明經文在新民一句的意義。

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
**註** 盤，沐浴用的器。苟，果能。

**解** 經文中在

話，不是孔子創論，古時候的聖人，早經說過。湯洗了，湯的盤上，刻着幾句話，說道：我們的洗心，同洗身一般，果能一天洗除積垢，奮發自新，應當天天的功夫，絕不間斷，纔能夠使私欲去盡呢。康誥曰：作新民。

**解** 周書武王告康叔說道：商朝的人民，雖染着舊習，也有自新趨勢。在上位的人，對於這許多人民，必定想種種方法，鼓動他，獎勵他，纔好他自新。

**詩**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**註** 詩大雅文王篇。**解** 詩經（大雅）文王篇

我們周朝，自后稷傳到現在，年代很久，雖是一個舊邦，但到了文王的時代，能教自新新民，故蒼蒼的上天，叫文王做天子，這天命豈

不是很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**註** 自新新民，皆欲觀以上三節

見得凡百有自新新民責任的人，都應當學湯的自新，學周朝武王文王的作新，新命，這都是求止在至善的地位，便罷了。

### 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邦畿章要旨

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止至善的意義，而明新知止能

字，二節，借黃鳥，說出一個知字，三節，正說至善當止，四五兩節，分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實要。

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

**註**詩商頌玄鳥篇王畿天子的

**解**經文所

善一句話考證詩經所說可曉得止至善的理由了詩經玄鳥一篇

說道天子居住的地方叫做邦畿廣闊約有千里地位在天下中

央這是極好的所在天下的人都要向着這個極好的所在來居住

了吾拿着這兩句詩推想起來凡事有至善的實在人都向着他趨

之若流了呢其理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

有什麼兩樣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

人而不如鳥乎**註**詩小雅緡蠻篇緡蠻鳥叫的聲音丘陽山的

上說道這聲音叫得很好黃鳥身體在樹林茂盛燭羅不到的好

所在安止孔子讀到這章詩嘆一聲道這一隻黃鳥也能穀曉得選

擇好地方居住而人的智識不及鳥焉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

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

人交止於信**註**詩文王篇穆穆深遠意輝熙常常光明意敬止無不

言為人子指**解**古時候能穀求止至善的人祇有一個天王大雅天

事王季言**解**王篇說道穆穆然很深遠的文王呀於哉他的道德

常常光明做事亦能小心恭敬於事以愛國在家庭做父子的時候善

民在殷朝做人臣的時候敬於事以愛國在家庭做父子的時候善

繼述以承先業至于為王季父的時候那就始終不欺以盡信實的道理

與國人交接的時候那就始終不欺以盡信實的道理求大學的人

能教拿着文王的五項大道理身體力行，那就好了。詩云：瞻彼淇澳，棗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僾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僾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**註** 詩衛風淇澳篇。是衛國人贊揚武公的文字。淇水名。淇水灣曲的所在。猗猗，美盛意。斐，有文采意。切，磋，用刀鋸剖析，使物成材。琢，磨，用沙石攻錯，使物光潤。瑟，嚴密意。僾，有武毅意。赫，喧宣著威大意。喧，忘記意。威，解，還有一個明德，止至善的人。文王以後，儀是有不可侵犯的儀表。

**解** 還有一個明德，止至善的人。文王以後，他用功的水灣曲的所在，像青色的竹兒，美盛得切而我們有文采的君子，好像做玉石物品一般，既琢而磨，所以他的內部，瑟兮而僾兮，而嚴密，僾兮而武毅，外部亦赫兮而盛大，喧兮而宣著。這個有文采的君子，我們終身不能忘記的。詩經上說如此。吾現在拿這詩解釋起來，他所說的如切如磋，是形容君子的精進求學。如琢如磨，是形容君子的嚴密自脩。瑟兮僾兮，是講君子的精進求學。如琢如磨，是講君子的嚴密自脩。至於他說的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，這兩句話是講君子的德已到了至善，天下功，纔能夠造成恂慄威儀的地。詩云：於戲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。

不忘也。

**註**

詩以周頌烈文篇。於戲嘆息。前王指文王武王。君子指成康

法制。觀善承意。其親文王武王開創的基業。小人後代的百姓。樂

安享意。其樂是享太平的幸福。利沾受意。其利是井田的良制度。**解**

新氏止至善的實例。怎樣呢。詩經上說道。唉。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

忘記不得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後代的好帝王。遵守前王治國的

好法制。并且保守前王傳下來的大基業。後代的小百姓。安享着太

平的幸福。還可沾染着井田的實利。前王的功德。這樣的盛大。前王

姓。永不會忘記的。百姓。

### 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

**〔聽訟章要旨〕**

這章書引用孔子的話。解釋經文本末二字意義。單說

已新。故是末。大畏民志。非

已德。已明不能。故是本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。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

**〔圖〕**

是聽訟。是聽斷民訟的曲直。猶人。解。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此謂知本。是聽斷民訟。是聽斷民訟的曲直。猶人。解。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當說道。聽斷人民的訟案。再還能夠及得到人。但是吾的志願。須要

使得天下的人。不爭是非曲直。訟案不發生。纔是呵。究竟用什麼

方法。叫天下的人。不生訟案呢。須要叫了沒有實情的人。不敢說謊話。

象這就可算是曉得根本的道理了。

###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。

此謂知本。程夫子說這是多的可刪去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。這一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。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

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

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必

使學者。即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

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衆物之表裏精

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**解** 這章書是解釋格物致知的意義。但到現在這章書已經亡

失了。朱子採取程伊川的意思把這缺文補足起來。說道聖

為我們的人，都有本然的智識，而天下萬物，都有所以的定  
理。但於物的理，沒有研究透徹，那智識就不能富足了。所以大  
學起初教人的方法，必定研究大學的人，拿着天下的萬物，因  
他已經曉得的理，更加研究，希望吾的智識，達到窮神達化的  
地步。那末，萬物表裡精粗的道理，沒有不詳悉，而吾心的全體  
大用，亦能發明通達。這叫做格，這亦可算是知識，到平絕不可  
及的地步。

誠意章要旨

這章書是解釋聖經所講誠意兩字的意義。第一節，正

慎獨的弊。第三節，說明慎獨不可不慎  
的理。由第四節，揭出慎獨的效驗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

必慎其獨也。

**解**

經文中所說誠意兩字，究竟怎樣解

得行善去惡，却不肯用實力去做，這叫做自欺。求誠意的人，萬萬不  
可自欺的。如果能夠惡惡，好像是惡惡臭，一般，毅然去，好善好像  
好美色一樣，務求必得。這好善惡惡的心，纔算快足，沒有缺點了。然  
而這個人，欺與不欺旁的人不能知道，惟只有自己心裏明白。所以誠  
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審察小人間居為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  
厭然，揜其不善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

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**解** 小人是不能慎獨的人。**解** 不

小人當着閒居獨處的時候，以為人家看不見我，故大了膽，做那不當的事，甚且無惡不作，這不是自欺到極點麼？到了見着誠意君子的時候，而後想法消滅他，所做惡事的實據，而表白他一種善事，的模樣，殊不知人家看我，好像看見我的肺臟、肝臟一般，萬萬遮蓋不過的。有什麼益處呢？這真合着古人所說，如果作惡的事實在心中，一定現出一種惡現象到外面來。故所以誠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審察自己。**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****解** 曾夫子平時的意思，欺不欺啊？**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****解** 曾夫子平時我們的人，胸中稍有惡意，便有惡象表見到外面來了。莫說人不見我，自有十目看着，莫說人不指我，自有十手指着。雖處幽獨的地方，而惡却不能遮蓋，這不是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**解** 監督很嚴，很可怕麼？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**解** 我們的人，果能用慎獨工夫，自有效驗可見。譬如錢的人，資財富足，那自己的住屋，當然裝飾得很華麗，而有道德的人，根心生色，那身子當然能發光輝，發越總而言之，人心廣大，和平，毫無欠缺，那四體自然無拘束，很舒服了。故所以君子一定要求誠實，而天下有志求大學的人，豈可以不求誠實麼？

### 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

**〔正心章要旨〕**

這章書是解釋正修的心義，第一節說心不正的原因，第二節說心一不正，那身就不能修了，第三節從正而

說人要修身  
必先正心

所謂修身。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

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**圖**在字作先字

**意解**

經文所說我們人。如果要修身。須先正心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

就為怒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快樂方面。那心就為快樂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憂愁

方面。那心就為憂愁所累。不能正了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

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**解**心既不正。這身子雖在此地。那心已向別處去

兩耳雖聽着。而聲音怎樣。却不聞得。口雖喫着。而顏色怎樣。却不見得。得色聲味三項。是最易考察的事物。而心不在。尚且不能察辨。却不辨

最精細的義理。當然也不能辨別了。此謂修身。在正其心。**解**修身。子須

先正其心。經文所說。欲修其身。先正其心。就是這個道理啊。

修齊章要旨

這一章書是解釋修身齊家的意義。第一節詳細說明

子不修的原因，而不能齊家一句，已在言外。末節說明不能修身，即不可齊家。

所謂齊其家。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

**解**

偏經文所講齊家要道，在先修身。這是

什麼緣故呢？大概我們的人，與人家交接，自有當然的道理，不可有一點兒偏僻。但是尋常的人，各有偏徇於其所親愛者，或不制以義理，而生辟心。於其所賤惡者，或不加以寬恕，而生辟心。於其所尊長的人，為所畏敬，或過於屈抑，而生辟心。於其所哀憐，或流於姑息，而生辟心。至於不在可愛可敬之列，而為所敖惰者，或遂至驕肆，而亦生辟心焉。故能於其所親愛畏敬哀矜之中，而知其惡，於其所惡之中，而知其美，這種一點兒故諺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不偏的人，求之天下，恐怕不多呢。

**知其苗之碩**

**解**

故俗話有一句話，說道：弱愛的人，不能明白事

有滿足的事情，他田裏所種的苗，已經茂盛，亦不曉得碩。此謂身不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**解**

拿第一節所說好惡偏徇，同第二節所引俗話

不能修身的人，不能整齊家此，吾可簡直斷定的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〔齊治章要旨〕

這一章是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意義。重在不出家而

成教於國一句。孝者二節，推言不出家而成就於國的  
原理。仁讓二節，正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實效。故治國節，結住  
上文四節。下文三引詩經，或言家不言國，或言國不言家，話雖不  
同，要點在說明能齊  
家就能治國的道理。

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

出家。而成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

衆也。〔解〕經文所講。要治國。必定先要能齊家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

治國政。假使身不修。那家庭。不能教。在家。整齊家政。就能教出而當國平

斷。斷沒有這個道理。故治國的君子。還說或能教化一國以內的人

準已立。自成教化於國的功。效。因為家與國形式雖異。而教的道理沒

有不相同的。即如在家能孝父母。在國就能忠事君上。在家能敬兄長

恤衆民。這不順事長官。在家能慈子女。在國就能愛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

心誠求之。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。而后家者也。〔解〕這個孝弟慈

強做的。吾今單拿慈的一項證據來講。就可明白能齊家。就可治國

的理了。書經康誥篇說道。國君愛護人民。好像做父母的人。愛護孩

子一般無微不至。但是孩子心中所要何物，口不會講，人家從何曉得呢？然而做父母的人，拿自己的誠意來，揣摩孩重心理，雖不能盡合孩子心中所欲，要亦大致不大相違。這不是用功學習，而一家仁，后能毅的，天下古今，宜有先學了養子的方法，再行出城廐，一家仁。

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

言債事。一人定國。**解**我們的人，如果能教盡孝弟慈的道理，教導家

都會感動，也有仁心了。能教拿讓德教導家庭，使得一家的人，和藹

謙讓，那一國的人，都會感動，也有讓德了。假使做國君的人，貪財無

道，沒有仁讓的道德，那一國的人，也會揭竿而起，開成亂子了。照這

樣看起來，一國盡有仁讓的美德，都從一家整齊得來。一國騷擾不

安，都因做國君的人，貪暴所致。上以此感，下以此應，其機發動很快，

古人說道：一句話講錯，事就失敗。一個入立正，國就安定。拿這兩話

來看起來，君子豈可不戒貪戾，以安邦國麼？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

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

己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

未之有也。**聲**好去。**註**帥倡導意。**解**人能修身，就能定國。這不是吾武斷

的時候，水當不疏，令人民修仁德，但他所嗜好的是暴，而所出就令是仁，明明不疏，令同嗜好，反對，天下人民，那肯服從？就令，就所以治國的君子，自己先有孝弟慈的美德，然後能親出號令，責人行善，自己先有不孝不弟不慈的惡德，然後能親出號令，禁人作惡，推己及人，這就是起道。如果自己不能善無惡，而要故治國，在天下人民服從命令，行善去惡，自古及今，斷斷沒有的。

**齊其家。**解方法，在四節觀起來，治國的人，不必去求別種。詩云：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南統**解**齊家治國的道理，詩經上也曾說着。桃樹的木，大大小小，好他大為。解齊家治國的道理，詩經上也曾說着。桃樹的木，大大小小，好他

得一家的人，都能滿足相宜。照這四句詩看起來，治國的君子，先能修身，宜其家人，纔能出令教導一國人民，宜其家人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**詩云：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**註詩小雅蓁蓁。解

詩經又說道：君子在國，弟敬兄長，兄愛弱弟，照這兩句詩看起來，治國的君子，先能修身，以宜其兄弟，纔能出令教導一國的人民，宜其

兄弟，兄弟相宜。詩云：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

**民法之也。**註詩曹風鵲鳩篇。解詩經又說道：人君的儀表，動容中禮

正。照這兩句看起來，齊家治國的法則，而后四方人民，都去效法他。